


香港 陈浩泉

銀海浪



1985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銀海浪

香港 陈浩泉

银海浪

陈浩泉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顺义向阳胶印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 5·102,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社目: 117-206 书号: 10309·66 定价: 1.15元

目 录

我们太年轻

一团红色	(1)
戴夫这家伙	(10)
活跃的生命	(23)
进入影都	(30)
象死囚上刑台	(35)
浊水的沉淀	(43)
七彩楼台	(50)
让她去了	(57)
找一个新的起点	(63)

迟到的春天

兔仔村的别墅	(71)
应该有个“她”	(81)
想起王雅冰	(92)
优点闪起光来	(99)
考上演员训练班	(103)
志萍救了摄影机	(109)
到小岛去	(113)

中秋	(134)
为何拒春天于门外	(140)
建造自己的春天	(150)

我们太年轻

一团红色

从小窗口望出去，近处是树，远处是山。绿，绿，全是一片青苍翠绿！

在别人的眼中，这也许太单调了。可是，对邢敏豪来说，这是十分的丰富、无限的满足。

你看——浅绿、深绿、翠绿、浓绿、墨绿、青绿……如今是黄昏，窗外全是薄薄烟霭中的朦胧的绿。

——你能数出这绿有几种姿态？你能听出这绿有几种音韵吗？

敏豪常常会自己陶醉在这窗前的绿里面。

——处身于污染和噪音包裹的市区，怎能享受到这种惬意怡神的绿呢？

他常常这样想。

当然，山坡上这一间独立的小房子象一个笼，把他困住了。

他要料理的就是前面的网球场，每天听听电话、收收钱，日子过得清闲，但也沉闷。

听说许多年青人干不了这个工，没多久就跑了。这也难怪——寂寞嘛！而且，“骑牛搵马”，在眼前这个社会，那

是平常事。

可是，敏豪却似乎例外，在这斗室中，他呆了大半年还没走！

网球场的清洁工人毕叔和教练老孙也觉得奇怪，他们总是笑着问敏豪：

“到底这网球场对你有什么吸引力呢？”

敏豪也总是笑而不答。

没错，这球场对他是有吸引力的。

是他满足于斗室的小天地吗？不，他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他要把自己的天地从小屋子的斗室间拓展开去。

看，那窗口外面就有广阔的世界，它不是方块银幕，也不是荧光屏，而是大自然的“灵魂之窗”。

他似乎很孤独，很寂寞，但事实不完全是这样。

他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他看书、听音乐、写稿子，吹那宝贝的双簧管。

他有他的朋友——勤恳忠厚的毕叔、热情的老孙，还有附近滤水厂的工友和晨运的大伯、大婶。还有，一些网球场的熟客。他们有时候会给他借来一本好书，或者带来一盘录音带。前几天，一个加拿大的小伙子就送了一盘双簧管协奏曲的录音带给他呢！

原来，这小伙子也是喜欢吹双簧管的，在加拿大时，他是学校乐队的首席呢！从他那里，敏豪学到了不少东西。

“阿豪！阿豪——”窗外传来毕叔的声音。

“喂，来了！”敏豪跨出门口。

“我见到一个女子，披头散发的……”毕叔的语气有些紧张。

“嗯……现在流行长头发嘛！你看——”敏豪用手指指网球场上的几个外国少女。“全是披头散发的，有什么奇怪呢？”

“不，那女子跑得气喘吁吁，象一只受惊的兔子，我想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毕叔放下手中的自动割草机。

“哦——在什么地方？”敏豪将信将疑。

“你跟我来！”

毕叔带敏豪走过草地，进入山边的一片丛林。他们东张西望地搜索了许久，可是，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怎么，人呢？”

“奇怪！刚才我明明见到一个长头发的女人跑进来，穿红衫、黑裤！”毕叔说。

“你不是眼花吧？”敏豪笑着。

“眼花什么！毕叔年轻的时候，是村子里有名的千里眼呢！”

“好了，好了！咱们回去吧，我看没什么事的。”

回到球场边的草地，毕叔还在喃喃自语，敏豪却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这割草机刚才铲到石头，不动了！”毕叔说。

“让我修修看！”说着，敏豪到小屋里拿了螺丝刀出来。

他让割草机躺下，把它拆开，取出里面的石碎和树根，然后再把它装好。

一开引擎，马达重新转动了。

“叫你辛苦了！”毕叔说。

“小事情！”敏豪看看手表。“晚了，你还不收工？”

“好，明天再来。”

敏豪帮毕叔把割草机和箩筐拉进小屋里的储物室，然后毕叔先走了。

“再见，Mr. 孙！”一个外国女人从球场走出来，向老孙道别。

“拜拜！”

“你也收工啦？”敏豪问。

“当然。你看，天快黑了！”老孙疲乏地伸伸他的熊腰。

“你呢？还不走？”这时候，老孙已经换好了衣服、鞋子。

“你先走吧，我再呆会儿。”

“真是奇怪，这荒僻的山边，这空荡荡的球场，这孤零零的小屋子，到底对你有什么魔力呢？”

“别说得这么严重，老孙！”敏豪笑了。“我只是贪它清静，想在这儿玩玩我的双簧管。不然，回到家里，人人嫌吵，我没有自己的天地呢！”

“要是我呀，整天呆在这小屋子里，不闷死才怪呢！”老孙拍拍他那装满了运动衣、运动鞋和球拍、皮球的尼龙袋子。

“如果你是一条大鱼，这球场就是你的池塘了！”敏豪说。

“我是喜欢打网球，可现在不是自由自在地打呀！干上专业教球这一行，天天陪太子读书，早已兴味索然了！”老孙粗粗地叹口气，摇摇头，又习惯地用手背擦擦他的粗胡子，最后还扮了个鬼脸。

敏豪被他逗笑了。真的，跟老孙在一起，你根本就不懂得烦愁和寂寞该怎样写。

敏豪初来这里上工时是沉寂的，甚至有点孤癖。老实说，他所以喜欢这个地方，不但因为它清静，而且是因为

这清静的环境可以让他发泄心中那淡然的哀愁。

可是，半年多来，他却比过去开朗了。清静的环境没有把他那淡然的哀愁酿得更加浓烈，而是使它沉淀，使他的心湖澄澈、明静。

在这样的环境，他可以好好地想一想自己的过去，想一想该怎样重新做起。

老孙背着他的尼龙袋子，吹着口哨走了。

望着他黝黑的身影消失在山坡拐弯的石阶路，敏豪就从桌面上拿起他的双簧管，打开乐谱吹起来。

半山的黄昏，暮色象一个灰口袋，渐渐地把自己的袋口收束，碧玉般的天空和白色的云朵被收进去，绚烂的晚霞也被收进去了。如今，灰口袋的脸色越变越黑，它还要吞噬这山林、这小屋。

可是，双簧管悠扬的乐声却在暮色中穿越，没有什么阻挡得了它。一曲苏格兰民歌是那樣的优悠自在、清朴动听。

这儿的确是敏豪的天地。草坪和球场上阒无一人，只有不远斜坡马路处停放的几辆汽车，还有嘛，就是滤水厂工友的宿舍——一幢红砖墙、绿窗门的房子，袅袅上升的炊烟说明里面的人在烧晚饭了。

突然透过小窗口，敏豪瞥见草坪的尽头、丛林的边缘闪出一个红衣少女，那刺眼的红色象一抹闪电！

想起刚才毕叔的话，敏豪不禁警觉地放下了手中的双簧管。

那一团红色向这边跑过来，可是，半途她停住了，一动也不动。

此时天色已暗，敏豪在光处，那一团红色给盖在大树的阴影下，他根本看不清对方的样子。

敏豪离开窗前，转身出了门。

可是，一瞬间，那一团红色已经没有了踪影！

——奇怪，难道真的“活见鬼”！

敏豪心里暗想。

——哎，还是少理闲事吧！

他转身，准备返回屋内。

蓦地——出现在他眼前的赫然是那一团红色！

敏豪的心象被一只毛茸茸的手掌猛地攫住，一阵微寒透脊。他倒抽一口凉气，幸而没叫出声来。

——大红的折袖恤衫，黑色的喇叭裤，披肩的长发，她十居其九就是毕叔刚才所说的那个红衣女子了。

——可是，她……她不是韦嘉嘉吗？！是的，是她！去掉脸上的那层化妆，她不完全是嘉嘉吗？

刹时，敏豪心里波澜顿起，一条条感情的河流都以最大的流量和流速汇集到他的心湖来。一瞬间，他的心湖快满溢了，假如没有一道打开的闸口让它流泻！

看看嘉嘉，她的神色惊惶、悲凉、悔愧……看来，她早认出了敏豪。

沉默。

这是什么味道的沉默啊？！

他们互相凝视着，希望能从对方的神情中，多为自己心里的问号找寻几个答案。

敏豪发觉嘉嘉还在微微地喘气。

“想不到——在这儿见到你！”还是他先开口。

“……”嘉嘉点点头。“我，也想不到！”

“进小屋里坐坐吧，别在这儿呆站。”敏豪吸了一口气。

又是点头，然后惶恐地环顾四周，的确象一只受惊的兔子、一只受惊的小鸟。

周围一片漆黑，只有逐渐清晰起来的虫声，还有从山下传来的遥远的市声。

也许，因为敏豪在身边，嘉嘉感到安全了，她的神色渐渐地平静下来。敏豪也压抑下自己起伏的情绪。

他们向窗口散发着灯光的小屋子走去。

“坐吧！”敏豪指指桌子前那一张有座垫的、最舒服的藤椅，然后，又替她倒了一杯水。

也许是口渴吧，她拿起水杯，一下子就喝了大半杯。

“为什么这么晚到这儿来呢？”他的双眼射出探询、关怀和疑问。

“……”她低下头，欲言又止。

“是拍外景？”

摇头。

“旅行？”

摇头。

敏豪轻吁一口气，这回轮到他摇头了。

又是沉默。

然而，这时候的沉默比方才又多了一丝慨叹。

嘉嘉微微地掀起眼帘，但她不敢接触敏豪那峻厉的探照灯般的目光，她只是偷偷地打量着他。

——灰西裤、蓝色的工作服，普通的皮鞋，似乎比过去更加朴素了。看来他真的是在这儿做工的。

——然而，他的性格没有变，还是那种气质，还是那张深思、沉静又有点冷峻的脸孔。

嘉嘉就是怕他目光中的那一点冷峻。在这目光面前，她感到惶惑、心虚，仿佛自己心中的什么秘密全给它照成透明了。

这时候的嘉嘉也看出，敏豪身上的那种书生气减少了，但不是完全消失。

望望桌面上的双簧管和乐谱，一种莫明的感觉涌上心间，她感到鼻头有点酸了。

还有桌上的卡式录音机、稿纸、书籍、报纸、杂志。一切是那樣的熟悉而又陌生！

这时，小屋子里虽然没有声音，但每一件不会说话的东西都在诉说着！

——怎能这样沉默下去呢？倒霉！今天他助了我一臂之力，我不能这样的！

嘉嘉抬起头来，怯怯地开了口：

“你在这儿做工？”

“对。”敏豪把目光从黑暗的窗外收回来。

“加油站那里不太好，是吗？”她又小心翼翼地问。

“不是不好，是我自己不喜欢干。”敏豪说，“我看不惯那些大老板、大导演、大明星的神气模样，也不想接受他们鄙夷的目光，受他们的气！”

敏豪以前工作的那个加油站就在片场外面。

一个经常出入“影都”，且一度颇受影圈中人重视的记者，突然变成加油站里满身油污的工人，这能不引起那些爱管闲事的人的兴趣吗？而且，还有他和嘉嘉——一个新

扎女星的关系，这更是他们甘之如饴的谈资了。

“现在，这儿好得多吧？”嘉嘉又问。

“当然，这儿清静得多、干净得多！”敏豪坦然地说，“在这儿，我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天地！”

——是的，这样的环境会更适合他。

这时，嘉嘉想起了毕业前一年，他们七、八个要好的同学在农历年初二到城门水塘的那次旅行。

他们沿水塘走了一个圈，在闸坝那边，见到几间水面上小屋，象碉堡似的看更房，象灯塔，也象八角亭子。

“假如在这儿当看更，谁愿意呢？”有人问。

“我愿意。”回答的是邢敏豪。

“傻瓜，不闷死才怪呢！”嘉嘉瞪了他一眼。

“怎会闷死呀！那简直是隐居。”另一个同学替敏豪解嘲似地说：“他只要有面包，有水，有书和双簧管，那日子就可以过了！”

——如今，这网球场外的小屋不正象水塘上的小屋吗？只是现在的这小屋是在另一种水面——树林绿色的水面上。

“怎么？你还是回答我的问题吧！”敏豪的话扯断了她抛远的回忆的长线。

“……”迟疑了一下，她终于点头。

“为什么跑到这儿来？”还是那一句。“我看你神色有点不对。”

“你听——”嘉嘉没有回答他，却侧起耳朵，指着窗外。

一阵汽车的引擎声传来，然后是车子上坡下坡的声音，最后远去了。

“什么名堂呀？”敏豪不解地问。

附近有别墅，马路旁边经常停有汽车，那么，车开车停，那是很平常的事呀！

“刚才你见到停在小花园外面的红色汽车吧？”嘉嘉问。

“见到了。”

“那车子就是戴夫的！今天，我是坐那车子来的！”嘉嘉说。

“……”敏豪吐了一口气，不想再问下去了。

戴夫这家伙

戴夫！一听到这名字，敏豪就恶心、反胃。

这家伙原是“影都”里的一个无名的场记，可是，他懂得吹拍，善于钻营，于是，他从场记变成副导演，又从副导演擢升为正牌导演。他获得“影都”大老板及制片、大导演等当权者的青睐，四、五年间他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如今，他是鼎鼎大名的“百万大导”了！

然而，敏豪始终认为戴夫这种家伙是正牌小人，并不是什么“正牌大导”。他肚子里没几滴墨水，有的是满脑子的阴谋诡计。

在他努力攀爬着名利阶梯的时候，他对同僚、对演员虚心客气，礼貌十足，对报纸杂志的记者及专栏作者也称兄道弟，处处予人好善。

可是，一旦蛇变成龙，他马上翻脸不认人，眼睛生上了额头，说话鼻子喷烟脸朝天，走起路来沙尘飞扬。

那时候，敏豪还在当娱乐记者，可是，他不买戴夫的

账，他看不惯那种目中无人的、“暴发户式”的“沙尘”样。

令人反胃的还有戴夫越来越不象样的私生活。名利一到手，“饱暖思淫乐”，这已经是眼前这个社会的一条“定律”了。

后来，“影都”里传出嘉嘉和戴夫的闲话，但那时敏豪已经向报馆辞了职，在加油站当起工人来了。

想不到，眼前的嘉嘉竟又和戴夫这家伙的名字扯到一块来！

敏豪不想问下去，嘉嘉也知道他不喜欢听。但是，既然开了头，她反而决定要把话说完。

“今天，你救了我一命！”她说。

“有这么严重？”

“嗯！”她点头。“今天下午，戴夫说带我出来兜兜风，可是，想不到他心怀鬼胎，安的坏主意，在那树林里……”

“刚才毕叔见到的一定是你了！”

“毕叔？”

“就是在草坪上剪草的那个老伯，黄昏的时候，你是不是见到他？”

“是的。那时候，我跑下车来，戴夫就在后面追！”嘉嘉说。

“那为什么不叫喊？”

“我，不想让事情张扬、闹大！”

“哦……你还是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呢！”敏豪语带讽刺，脸上掠过挖苦的笑。

“别这么说，敏豪！”嘉嘉叫出这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她心里不禁颤抖了一下。

敏豪无声地叹气。

“你听我说下去吧!”她的声音有点哀怨。

大约是下午四点钟，嘉嘉坐着戴夫的车子从片场来到网球场附近的小花园。在小花园里走一走，他们又上了车，然后戴夫把车子驶进树林中一条浓荫掩蔽的小路。

这条小路弯弯曲曲地深入、隐没，周围荒无人迹。

——他为什么熟悉这样僻静的一个地方呢？

嘉嘉心里纳闷儿——事前他一定来过这里。

这么一想，她心里就冒起了警惕的芽苗。

“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太僻静了!”嘉嘉说。

“清静嘛，咱们可以好好地谈谈心!”戴夫把车子停下，望着嘉嘉。

扫视一下周围的环境，嘉嘉皱起了眉头。

“嘉嘉，别愁眉苦脸的，应该开心开心!”戴夫轻佻地用手指托托她的下巴。

嘉嘉把他的手拨开。“这里太可怕了，咱们还是走吧!”

“走？不。”戴夫摇摇头。“难得有这么好的一个谈情圣地，咱们应该享受一下!”

狗嘴里长不出象牙——嘉嘉心里暗骂。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带我来这样的地方!”她说。

“好，好!”戴夫涎着脸。“可是，咱们现在应该谈谈。”

“有什么好谈呀!”嘉嘉负气地绷着脸。

“起码咱们的新片就应该谈谈!”

“新片，新片!整天听你说新片，可就是只闻雷声，不见雨点!”她噘着嘴，转开头。

“不，现在有好消息了!”戴夫的神情兴奋。“让我告诉